

桂平縣志卷四十七

紀文

文錄二 城池廨署
學校之文

重修潯城碑記

魏篤

潯郡素稱形勝之區四邑環持雙江夾繞中置府城焉亦一
大都會也自乙卯之變潯人拒敵者數月羣盜盤踞者入秋
收復後蓋又經十餘年於茲矣本署府奉命蒞守此邦甫下
車循例周視城郭卽見敗堞廢垣荒荆斷礫成樓則欹側僅
存郭郭則崗隴荒沒四面週迴迄無完所及此弗修如善後
何爰集潯人而告之曰是役也烏能以己潯人士乃奮然以

興也爲之闡幽情寄遐思憫忠烈景勞動以爲某處傾頽卽
某公殉難成仁之地也某處塌崩卽某公拚命禦寇之所也
而本署府益愴然於當年守死者之忠魂義魄與夫却敵者
之忠肝義膽以斡旋而環衛之乃始留此缺陷之危城也且
夫昭忠貞奠封守庇生靈固守土之責也前經數任未遑整
修非怠事也亦非有所觀望也時勢爲之無如何者而茲非
昔比矣太平有象廢者宜興又何待乎况奉憲飭令採訪平
寇實錄及忠義紀聞已據稟報在案未已也並稟准於兵燹
之後府舊志無任塵封新節錄尙待貂續且欲舉當日之殊
勳奇節勒爲成書以垂將來而備信史而城垣之殘缺其有

關通郡之安危者又何忍聽其傾圮頽敗而漠然無所動於中耶查郡城向係四屬分段經理其修補經費並係各屬縣籌辦第思此程工浩大欸項支絀卽欲商之紳民而經二十餘年之瘡痍尙待調劑更不忍促其殘喘以益之疾也因除四屬分段經修外其不符者仍須竭力補綴期觀厥成但論此工猶易爲力也而小南門之月城舊址則蕩然無復形跡之存矣因又爲之獨捐廉俸加意重修廼度形勢廼招匠工約閣築登壁壘一新似可一勞而永逸乎特以籌畫粗疏未精選擇撞遇三煞斷難支持兼以底薄土鬆甫經期月輒復坍塌余又安能已乎因更爲之厚基址貫灰石層累而加增

之且召諳練城紳黃維玉與耆老賴廣等指畫方畧擇吉興工未逾兩月卽蕝厥事衆詫以爲若有陰爲助之者乃始悟前次之確有觸犯而亦委辦之督飭不力也落成後俯仰其下竊見岳峙鞏固佳氣鬱葱俾形勢家有鐵甕金斗之議夫豈僅稍稍改觀已哉方今我國家神威遠振小醜潛蹤頑民向化方隅寂邊徼之搔寰宇有肅清之漸羣黎安堵有日矣而猶慮時際閒暇居安忘危一旦草竊猝發不階尺土拾級可登不此之籌前車可鑒將何以爲後圖耶語云思治者必求治慮患者必防患本署府敢惜此重貲而廢此急務以坐聽覆轍之是蹈乎唯有如是之豐財而加工也夫而後使斯

民得以安處其間卽守衛者何如之譏察何如之盤究並何如之儲委積而備封守不至有偶爾之疎虞焉行竊見溇之士恒爲士農恒爲農工恒爲工商恒爲商燦乎隱隱各得其所而安太平也此誠通都人所大快於心而本署府所彌慰於懷者耳若夫擬苞桑之固侈襟帶之雄夸天塹矜隩區特學士文人點綴風雅之事而非守土者所宜亟講也工旣成援筆而爲之序

重修桂平縣署記

鹿傳霖

桂邑衙齋考之志乘爲漢布山故址舊署背西面東枕思陵而環兩江於以臨民聽政誠堂皇巨邑也道光末年髮逆煽

亂斯邑爲首禍之區迨咸豐五年城陷爲逆賊盤踞者六七載衙署付之一炬復城後爲宰者因陋就簡咸蹴民屋而居一問夫舊署之規模則惟見遺磚斷石零落於荒榛蔓草間耳同治四年臨清徐君來宰斯邑毅然削平巨憝興利除弊百廢俱舉慨然於衙署之不復無以尊瞻視而出政治也於是請於上官謀於縉紳釀金庀材極力經營時有平南縣令馬君大鈞邑紳觀察周君溯賢皆精於形家言邀同相度改爲南向蓋欲以正方位者正人心用意良深遠也鳩工未幾而門兩進堂三重次第就緒焉程功將半徐君以一麾出守矣余奉檄來代斯邑心折徐君之安民行政也思有以繼其

志陸續督修多方籌畫或估變充公之產或勸輸好義之金
或宥其小過而以罰贖助工資或除厥渠魁而以產業歸公
用復捐廉以相助爰集腋以有成舉凡左倉右獄內外辦公
棲息之所得以粗備規模閱兩載而工始竣用是泐諸石以
垂久遠以誌前宰徐君之善政且使釀金者皆得附其姓名
列其銀數使知錙銖毫釐無不歸於實用尤望小民之過衙
齋而瞻仰者一一知畏官威而遵王法庶幾挽十餘年寇盜
之風而全進於安分守法之良民也則幸矣是爲記

潯州府學記

宋文

余靖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爲善地鬱江東注土無氛惡蠻溪

獠峒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間然哉國家應期敷佑不冒嶺
海偃革橐弓七紀於茲亦嘗詔牧守立庠序以崇化理之本
而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缺然慶歷紀元之初京兆
杜君應之被召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笏立周視見其
庭堂卑隘像設墜剝冕袞章服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褻雜常
用攝齊掘衣居無容席乃喟然嘆曰明經進士之科其待賢
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之第者蓋教之未至也乃大相厥
土卜營學宮於州治之東龜則食焉肆命從事刁君紆以董
其勞鳴屋袞服正厥王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爲堂於東尊
師教也築宮於西潔齋祠也翼以二序布爲校舍且坐塾門

人知所觀廟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爵坵俎房壘雲
洗海丹髹矩艘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肆習其
容濟濟諸生抱鞞陪列終事越翼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
徒就席坐立以齒出規入矩啓憤發悱州人觀者知邦君以
齊魯周孔之教爲先與夫束刑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
是邦之秀士白垓等聚而議曰君之不訓於我而廣其饗樂
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
之費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事畢以狀來
請記予謂杜君以宣朝廷嚮學之意下以成州里興賢之本
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自今始眞善教者可記

也哉

遷建潯州府學記

明文

錢溥

嘗讀詩至大雅江漢之篇知召穆公平淮夷歸覲天子而乃
言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不以武功忘文教也又讀魯頌泮水
之篇知僖公修泮宮以復教化而乃言淮夷攸服在泮獻馘
獻功者有文事必有武備也三代文武之道所以交修並舉
而人材以盛治功以成非若後世舉一而廢百者比我朝列
聖相承交重文武之道凡府州縣及軍衛皆設學以育俊秀
習射以修武備故百有餘年間人材出爲世用者多文武兼
資隆國勢而服海宇求振斯道於上亦唯待其人而後興焉

潯有儒學本宋州學元爲路學洪武初改爲府學在郡城小南門外恒病斷藤峽寇爲害正統間守土者徙入城西隅南向成化丙戌秋峽寇竊入燬及學舍殿廡僅存然歲久亂餘圖是役者殆難其人總督兼巡撫都御史姑蘇韓公雍特舉武林孫侯暉由博白縣令來守是邦侯方崇武靖寇賑卹饑殍招撫流亡未暇斯舉旣而韓公與鎮守太監陳公宣總兵平江伯陳公銳請建總府於梧州控禦兩廣命參將夏公鑑憲副范公鏞分鎮是邦寇盜稍戢民漸休復侯乃歎曰古者軍旅之中不忘俎豆况學校教化之本而不加之意乎於是率諸生父老周覽其郡山川盤鬱風氣攸聚惟東爲最盍順

其勢而向之衆曰諾乃掄材庀工俟農隙而興役拓其舊址復其所侵地首建大成殿明倫堂兩廡戟門東西齋櫺星學門以次而立復肖聖像規模宏偉煥然一新使諸士子瞻仰知歸游歌得所自嶺以南蓋罕儷也非待其人而後興乎夫古昔皇帝之御天下身君師之位民日融於禮樂法度之中無有自外其化者周之衰微孔子出而任道德之宗師上知立教於旣庶旣富之後民知死信於去兵去食之餘宅中天而立人極亘萬古而莫易矧潯當瘡痍甫定民心皇皇侯首舉學校使知尊君親上之道效死而弗去又何教化不興人材不成夷不畏威遠遁乎此魯僖公所以見頌於史克也嶺

南列郡聞其風者皆興起於學明教以復性所謂治文德於四國則韓公之功又豈無吉甫作詩以美其歸哉是役也經始於成化壬辰秋落成於乙未春越三載侯日坐學一木一石必經其日而後用不傷財病民勸率有道而底厥功贊其事者推宮程昇照磨封爵知縣劉欽始終董其役者經歷張鑑而乞余以紀其成者教授陳佐訓導胡素李度蕭璋侯子景章世出宦族舉賢良丞太和陞令而轉今職文學識量兼優九載將陟明其晉用蓋未易量也

重修潯州府文廟記

明文

龍文光

潯州之有學自大明高皇帝始也制缺而未備正統三年由

小南門外徙入內城西隅南向此則修之最著也未幾寇燬成化四年重修改向於東越七年修明倫堂建春風亭於南隙地弘治二年又闢前地改移戟門正德十一年修殿廡建門舍嘉靖四年始建射圃亭八年又增敬一亭至二十一年遂動公帑大加修葺殿堂齋舍規局一新明年癸卯彙征者七人則修學之應也越四十年復撤土垣而易以甄隆慶五年重修萬曆十三年創尊經閣於明倫堂北隅於是鄉貢哀然斯皆見效於修學者矣嗣後亦時圯時修未有聽其毀頽如今日者也顧自萬歷戊午患魃歲比不登帑藏告匱當事日不暇給十餘年來遂至垣牆棟宇悉爲圯隳歲癸酉督學

使者程公策以衡士至囑其闕狀懼無以廣薪楨而答上心
輒議葺之誠留心聖道加意人才者也時太守曹侯爾材定
議覲行司理鄧君紹禹攝郡踵成厥事見其工浩費詘廼出
俸金爲倡別駕陸君在廷協恭胥和然專任者猶難其人也
爰借才於本衛使白君良龍公家是急遂肩厥瘁參軍羅念
恩復爲督理于是殿廡門堂亭閣齋舍並手偕作厥材孔良
厥工孔繕厥堊瑩然厥漆嶒然厥宇扃輪然奐然落成之日
相與釋菜者環橋之士彬彬然濟濟然維時鄧君樂甚曰是
不可不紀其休也用徵不佞綴數語以勸諸石不佞因思民
風由於士習士習之端在於學宮是以古者宵雅有肄鼓篋

有孫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有所訓務使由小成以至大成
所以崇實學而爲他日司徒司馬之升也我國家臥碑有垂
非佔畢是期儒行之修是貴多士誠能革其故習與廟貌而
俱新爲之躬行仁義以植其本博通今古以大其胸諳練經
綸以裕其用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則異日彈冠而行將
寰宇改觀鐘簴起色寧眞修一學已哉是役也嗣助者守道
觀察趙公紆太平府節推王君彰告峻期涖任者桂平縣令
傅君元和共工則府照周邦槐侯任參軍曹國器也得并書
之

重修潯州府學記

胡南藩

溥自唐以來爲州元爲路明始爲郡其學興於宋迄元凡屢
遷明正統間改卜城西隅南向成化初遷東向枕思靈面獨
秀審勢表方 聖宮永奠乾隆壬申秋予奉命來守是邦
下車首謁 夫子廟止大成殿一爲前守孟公端所建
外此若堂若廡若祠若池若門牆無一備者予敬捐俸卜十
月之吉次第興舉同僚諸君佐焉郡之人應焉屬明經劉聖
昌董其役告成於甲戌正月 聖殿位中沿舊制飾以丹
漆翼其左右爲兩廡屹然前峙爲戟門門外泮池架石爲橋
繞以欄次櫺星門次宮牆繚以朱垣殿後爲 崇聖祠廡
右爲明倫堂鄉賢名宦忠孝節義四祠分列戟門左右釋菜

禮成觀者如堵於是學博馬君士儁黃君凝道率諸生問記
於予且曰願有言以詔多士予惟溥自前明藤峽寇作幾與
國相終始邊警疊興中原旁午溥人士宜不暇以詩書自潤
澤然予攷選舉溥之登甲乙科者且二百有四十人焉迄於
國朝吳逆氛靖不見兵革者垂九十年士大夫皆得從容暇
豫播絃誦之聲變鄒魯之俗重以聖天子久道化成文明以
正郡之彬彬多文學也視前代加盛豈非薰蒸涵濡於聖人
之教匪伊朝夕之故而邊士生逢熙運爲可幸耶然則予何
以詔多士哉夫升堂入室夫子嘗爲子路之學言之矣宮牆
數仞子貢又嘗爲夫子之道譬之矣爾多士以所熟聞切而

求之可乎由而路則思所以行義焉入而門則思所以循禮焉升而堂則思所以造大成焉入而室則思所以取精焉內之爲天德外之爲王道優游磨厲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者將於是乎在潯之先漢有谷永吳有陸績並以詩書爲訓廸至宋明道伊川講學暢巖羅叢間流風猶有存者抑予聞程子之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顧風俗之端由於士習士習之盛蔚爲賢才一以貫之者也凡我同官欲思所以鼓舞振作樹之風聲厲邊方之士氣布興朝之聲教達追漢谷永吳陸績之治近無愧於子程子之言則惟有立之師道矯其習積隨地以爲施因材而後篤俾各相望於宮牆

數仞之中以庶幾乎升堂入室之選是則予之用自策勵冀將伯之助於我同官也夫

重建府學署序

魏篤

嘗謂物之盛衰有時而不能自爲之主必陰有物焉以默爲維持調護於其間當其盛也初歷之以爲美觀熟視焉遂若無覩即稍經剝蝕舉一手之勞補綴而修葺焉踵事則有之增華則未也亦何至動人流連景慕競歎以爲創獲也抑知此稍經補苴獲托庇依是即有鬼物焉假手於人以維持調護於其間不至摧陷圯崩如潯 文廟右之副學署一經兵燹折爲平地諸士子流離遷徙驚定旋返過其側而喙噓

悼歎以爲莫可如何也而其所歎爲莫可如何者亦不過謂斯署也基址無存修之無力舉之待時已耳問所謂地隣宮墻半淪荆棘急切難緩大有關於一郡之文運科第之盛衰而猶未遑計及也查潯地俗尙風脉每值公務餘閒招形家而與之談造命歎扶龍歎修煞歎而其所談皆爲吾儒所不道又烏覩所謂培植文教幹旋地脉作養人才以完學宮之大局而延周程之絕學於將來哉教授劉君修禹者於癸酉之三月朔同行拜謁畢方小憇於明倫堂側而慨然有請也聆其言似爲吳君之僑居計而察其情則重有所感於中者而不以發也余且代白之蓋文運之盛衰操之在天而

培補則在乎人此心烏能默默也卽於翌日招工度材擇吉興築計大門與門房共三間講堂與退廳各四楹後厦與厨房共一座並擬余捐廉獨任監理則委劉吳兩君而其後四屬令亦雅與贊成焉甫逾三月已葺厥事乃進諸士子而勵之曰此署之成非僅爲此署也亦不僅成於二三同事也蓋其中有鬼物焉以維持調護於其間者也卽如今秋闈榜獲雋者十人數已倍於前科也不得謂非培補之力也倘諸生籍爲口實自鳴得意而盡聽命於不可知之鬼神焉恐冀倖之心生奮勉之氣阻縱日與二三同人論造命談扶龍說修煞並熟習於一切幹補修造之方也吾恐輪奐之美不偏靈

明技藝之工無與心性卽不惜千金而求得一試焉猶恐有靈之鬼神不耐此煩瀆以默相此空疎無據之士子而榮以科第之紛紛也乃知物之盛衰時也人之通塞遇也不滯乎時與遇而自能堅持於顛沛流離之際不震撼於戎馬倥偬之交行見處其常則發而爲仁義道德之文值其變亦炳而爲忠孝節烈之行眞人才眞人品將於是焉遇之何有於鬼神之靈幹補之精必盛舉之以聳人聽聞豔人耳目哉斯又惑之甚者也是爲序

重修潯州府學記

鄭獻甫

史載魏齊王親釋奠其時已奉

孔子而或圖神像或

設神主未必有廟魏文帝詔修廟梁武帝詔立廟其時亦專祀孔子而或在闕里或在京師亦未嘗於學冒監專祀而州郡徧祠其自唐始乎攷倪若水本傳有修孔廟事韓昌黎文集有修孔廟碑皆以新制撰文紀事垂示不朽今則凡府州縣皆立廟有司以爲殿最士子以爲風水未有閱數十年不修者不必自以爲功而沾沾然自張其美是以一梵宇一仙觀一家廟猶有揄揚爲記而孔廟罕傳非孔廟不傳其無事鋪張揚厲本應爾也今年晤潯江博士劉君彬然於桂林言其鄉方修廟竣乞爲作廟碑余告之曰獻甫故不善文獻卽善文其敢犯廟碑之不韙哉力辭之而彬然重索之

謂官師之倡率人士之奮興歲月之落成俱不可不書也獻
念潯江古郡係程子舊游上接洙泗正學鍾離意有言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况聖人廟乎然則升其堂入其室又將爲都
人士共勉矣是爲記茲宮也一修於乾隆二十年又修於乾
隆五十年再修於嘉慶十五年今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中旬
經始以二十九年七月中旬落成共費花銀三千五百餘兩
倡其役者太守顧公元凱率其役者學師唐公義鍾公明奎
任其勞者諸生劉君大貞藍君兆麟黃君元連蕭君文炳林
君鳳鳴劉君彬然也

按獻甫言奉祀

孔始於魏齊於事非是辨見紀地

學校卷內州郡立學始於漢武帝則偏祠亦必不始於唐
獻甫未攷茲錄其文欲建考置始末可據此以稽分別觀
之可也

重修潯州學宮記

徐延旭

潯郡學宮由來舊矣其間賢才輩出代不乏人而聞風興起
者遠則都鄙近則市廛罔不循循禮讓卽所謂爲貉爲獐爲
狼梗教於夙昔者亦皆喁喁向化革其陋俗焉蒸蒸乎誠盛
典也慨自咸豐乙卯歲艇逆闖入城廂據爲窟穴者凡七載
宮牆殿宇灰燼之餘蕪穢不堪今皇帝御極之四年歲次乙
丑春境內萑苻伏莽所在漸就廓清太守覃公遠礎王公達

材教授趙君勳皆積學士也觀時勢之艱虞思所以善後之方蓋惴惴乎懼吾民之漸習頑悍日即於偷而不自知也時值考試爰進四邑紳耆而熟籌之僉曰威之以兵刑不如施之以教化教化之始必以文廟爲急務因謀諸各屬令司鐸無所見僉同焉迺捐廉籌款鳩工庀材時值旭承乏桂邑又歷二年至丁卯之夏而大功始竣嗚呼太守之心豈僅爲美觀瞻已哉士君子日遊泮宮皇然思讀聖人之書爲聖人之徒以責人者責已恕己者恕人由是而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將見雍雍丕變薰德善良轉移風化推而愈廣安見做秀才時不可憂樂天下哉然則化俗必自教士始而居肆

成事固自有說矣是役也始自大成殿殿之前爲東西廡爲大成門門之外旁爲名宦鄉賢忠義諸祠又前爲泮池爲戟門殿之後爲崇聖祠廟西爲明倫堂堂之前有頭門儀門有書斗房堂之後爲教官內宅圻者葺之缺者補之雖未能悉合儀制而規模略備旭來自東魯近聖人之居有司牧之責竊慕太守之意之深且遠也捐廉之外重鑄臥碑並敬鑄

重修崇聖祠記

胡南藩

聖人之道與天地無終極而存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學者尊孔子不推原孔子所自出之人則不能極

其尊之量卽不能體

孔子之孝之德於無窮而

孔子之道亦不著欽惟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以

孔

子之道教天下自直省郡邑遠訖邊徼荒陬皆立學特祀

孔子以定一尊後殿必立

崇聖祠祀典隆於春秋

追王及於五代所以示明德之後必有達人爲

孔子

大報本追遠之孝使人知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不可不詳至

曲盡如此也溥學自前守重建大成殿諸多缺畧未備余旣

倡率同官大加增葺每祇謁後殿

崇聖祠心歉然有所

不安非以其體制之未協也間週遭而環視之位視前殿稍

欹觀瞻不肅棟楹椽桷又經剝落風雨殿後牆垣湫隘與居

民雜沓無以蔽內外示潔清凡

崇聖諸王之靈未妥卽

孔子奉先思孝之靈未慰也余往來方寸者三年復集

同官議改建捐金爲之首四屬諸君各量力助工仍屬明經

劉聖昌董其役諏吉乙亥十月丁未日自

大成殿兩廡

及 崇聖祠後隙地並增置牆垣高與前墀巒牆埒明年

丙子春落成謹齋宿薰沐記其緣起竊以孝之難言也古帝

王尙已

孔子獨推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而自疚心

於事父之未能誠以舜與武周皆德位兼隆當日尊富饗保

追王上祀時至事起一一並致焉以滿聖人之孝之量

孔子位不過匹夫爵不過司寇分有所限力有所窮量有

所止天屬之所值有不幸大聖人亦無如何而至於今通天
地亘古今合凡有血氣之流共尊其所自出余用是知
孔子之孝之大而達也冠乎舜與武周之上而余今日之
役洵有所不可已也夫

重修府學明倫堂序

唐 義

孟子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自古鄉
國學莫不有堂以明倫矣溥學堂字自嘉慶十八年癸酉歲
修後已歷三十餘年棟材朽蠹樑木中空瓦解椳漏板裂牆
欵已成陋室每逢大憲視學必登此堂行禮各生員傳講聖
諭衣冠齊集雅不相稱余忝司鐸睹斯門堂摧殘早切振敝

起衰之志因於道光二十七年冬稟請府憲倡修聖廟及斯
堂嗣以捐項無餘監修者未能並修此堂余再稟請府憲倡
捐嗣衆紳捐簽仍未敷用余乃自捐兩歲薄俸以修鳩工庀
材遂克易朽爲堅化空成實變卑污以高朗上下四壁煥然
改觀既葺堂宇爰及儀門舊遺土牆四裂勢難久支因盡易
青磚估石封砌徹底從新其左右門房加長五寸以便考試
辦公此後諸生由門升堂均堪投足非以壯觀直欲堅久亦
如孟子云謹庠序以端風化仰副聖朝作人雅化俾後之振
鐸者帳有所設足以廣教思及門者業有所請足以達材器
是即余修明倫堂之意也夫

潯州府義學田記

黎敦位

蓋聞哲王問道禮重三雍聖帝右文制崇兩序由歷代以迄
今茲自國學而及鄉校莫不欲山陬海澨被聲教敦禮義也
茲我皇上重道崇儒設立義學教育人材普天之下莫不皆
然惟我潯郡僻壤地雜猺蠻况當吳逆變亂以來又遇水旱
凶荒之厄以致文風日薄不逮於名區土習亦疎難並於南
國雖有循良之撫字祇沿舊政以推行惟我毛公諱文銓字
普階來守茲土力行善政百廢皆興而於文教一事尤爲加
意既捐金修葺 文廟并建義學每歲優給廩餼復思普
恩永久捐俸置買吉大一里土名水柳冲等處田業另立隆

義戶以爲義田每年收租穀九千六百觔垂爲訓士之費由
是而士習日升文教馳驅於南國民風日厚雅化媲美於名
區潯州士民沐公之惠頌公之德殆與潯之山水同其久長
矣

潯江書院記

明文

張 翀

地因人而始勝士有待而後興潯居蒼梧上游繇大藤峽合
嶂而出地始開朗古稱山水奇秀連數百里當有豪傑不羣
之士疊出其間明興二百年以迄於今何其宜聞而久不聞
耶豈所謂因而勝待而興者無以倡之於上而然耶萬歷元
年南昌高公以宗伯郎出參廣右適分守茲土大懼士習之

不振聞見之日益寡陋也思欲聯聚而淑之會御史武陵唐公來按此郡作興士類不約而同遂議以分守別署改置書院先是巡撫廣西副都御史莆田郭公暨提督兩廣右都御史新安殷公修內攘外孜孜以教化爲務咸樂是舉各允其工費乃檄郡屬之應給者取足焉遂於前廳中增置廳事二一曰崇正二曰聚義爲講堂傍立號房六層約四十六舍以居多士區其門曰潯江書院經始於去年秋八月訖工於今夏五月狷旣爲潯人士慶退習之有居學而望潯人士之思所以副諸公意也崑山之璞方其未鑿之前固無以異於羣石及雕琢一加華理頓殊何者造而成之者異也諸公望潯

之士不使之終同於羣石故造就之如此庸有待文王而不興反自後於凡民者乎院旣成高公走使於龍城張狷而問記焉龍城去潯江爲鄰郡狷不能明其道以淑邦人願使聞見猶爾爾焉狷之愧滋多矣高公名則益號受所嘉靖壬戌進士郡邑諸有勞者咸列左右

重建桂平縣學記

孫以敬

王政之盛衰視乎學校之興廢故子衿刺而佻達貽譏作人歌而薪樞起譽甚矣學校所關之重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序自鄉至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長無日不在學之中詩書六藝以養之師友講貫以熟之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教

之者無異術士生其間有定志而無他慕人才美而賢能多職此故也後世學校不修師儒不立兵燹而後頽廢益甚其在荒邊側境遐州僻邑之地則徒具焉已耳桂平古百粵地冠帶文字與中州通康熙癸卯予奉命宰桂受事之日謁

至聖無廟集諸生無學輒用畫傷而哀鴻初集人民寥落方事招徠撫綏之弗遑也丙午入闈分校桂庠弟子員無登賢書者歸集諸生諮廟湮學廢狀則曰昔在東關廂迎白石後移城外西南隅面鬱江一遷再遷屢興屢廢俱爲墟矣太息者久之遂謀建復請諸上官咸報可問其地曰宜擇其地之孔陽者以大厥成予得因而攷卜焉問其工曰審其工

之孔良者以稱若直予得因而省試焉問其費曰宜不病帑不病民察其費之無損於上下者以襄厥事予得因而捐俸獨任焉問其制曰 文廟居中兩廡翼如啓聖祠及明倫堂鄉賢名宦祠各儼如大成櫺星門扉巍如內而泮壁環而周垣無澄如屹如予得因而經營董正焉始於康熙丁未五月二十四日落成於戊申十月二十六日而學宮成矣夫學校修則師儒立師儒立則俊髦輩出行見人文炳蔚媲美中州復觀文章道德之盛也不綦幸乎首魯侯作泮大小於邁其效能使不吳不揚好音懷我予固不敢與魯侯比功維爾多士沐浴淵源無忘所自由今以始俾相與觀摩競奮勉爲

薪樵恥爲佻達其必由此也夫其必由此也夫

重修潯陽書院碑序

固魯鏗

昔韓公立潮州書院此爲之前者也范文正建平江書院此爲之後者也政事文教相輔而行古人豈過爲汲汲哉誠以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耳又况劫火初銷文風宜振實爲司牧者之責哉潯陽書院之設在明萬歷間已開其址至國朝乾隆間知潯郡事劉暉始署其額曰潯陽書院後之守斯郡者改建重修或別號潯江或仍號潯陽其名雖不一而要之設學校之心總無以異舊祀周程諸先儒於後院而兩廡則爲諸生肄業之所都人士相與觀摩於其

中而發跡於其際者正不知凡幾咸豐五年髮逆陷城院之屋宇墻垣均爲茂草復城守斯土者方以清除伏莽爲急重建之役各有不暇且經費無出以故更歷數任俱皆廢莫能興同治三年予領竹符來守斯郡六年抵任見山川之秀人物之盛而知劫灰已化文運當開其培植士氣維持風化首重者莫先於此爰集郡屬紳士訂勸捐之法作重建之舉計本郡縣暨平南武宣貴縣各紳士共捐銀若干數目列後其不敷者皆自捐廉以足其用仍照舊址鳩工庀材備費經營以同治七年秋開工同治十年春落成其中堂則署講堂其後院則祀周程諸先儒其傍廡則居諸生月有考者課經課

文月有費者示獎示勸雖比古之潮州平江兩書院有所未逮而規模則粗具焉士之有志者藉此修業進益誠地方之本而亦予之望也是爲記

潯陽書院祀周程三先生對

林有席

潯舊有潯江書院相傳安福劉侍御臺以建言謫潯潯人士從之學既卒遂祀於此後書院廢舊址無可攷國朝附建於府學東隙地易潯江曰潯陽獨未嘗議所祀乙亥冬十一月植堂胡先生招覆四邑童子於試院引余爲助酒間叩余曰自余始蒞潯檢閱舊志祀典中知郡有先賢諸祠中間興廢分合不一今欲爲書院立祀主以式多士宜何從對曰平南

李明府以周程祀書院宜因之先生曰因其地之宜乎對曰然桂平之羅叢平南之暢巖周程讀書之遺址存焉潯屬本過化之鄉郡城尤首善之區樹之風聲道以率由多士念所從來既尊且親登堂而深仰止知必有蹶然起奮然興者先生曰王文成公往來潯甯間對石講學亦傳道者也似可附祀對曰不可文成持節平思田既降蘇受班師過潯乘間破峽賊蓋有功德於潯者也且其學術高或者猶有微辭與韓蔡諸公合祀爲宜先生曰劉公臺廢祀久矣因昔之舊祀書院可乎對曰不可劉公之學不可知潯人士從之不必其果有得於道也宜附五公祠先生曰五公之功德遠矣劉公遷

謫之臣豈其於功德之祀有當歟對曰劉公直聲震天下使其言用功德當不可量不用而謫於潯潯人士樂從之則其德之足以感人可知矣先生曰三先生既合五公爲八賢祠又分八賢合王公爲四賢四公祠今復重祀於書院可乎對曰四賢四公之分其錯出者也八賢之合其權宜爲之者也今當遷三先生主於書院歸王公主於四公祠而立劉公主并遺祀之田公陶公主附焉爲八公祠先生曰如子之言劉公田公陶公既不忽於不祀三先生又不重於祀韓王諸公之祀亦各有說以處之是不可不斷而行焉席廼起而對曰先生下採芻蕘以妥先賢之靈可謂察邇言而用其中者矣

於是飲酒樂甚極歡而罷

按田汝成與翁萬達討平峽賊建善後七事祀翁遺田非立祠本意又陶魯從韓雍破峽賊事見藤峽始末及鬱林人物志中亦宜增祀

查復潯陽桂邑兩書院田租碑記

徐延旭

許魯齋先生有言爲學者當先治生殆亦有爲而感慨道之與况乎大劫頻仍姦邪肆出起視吾徒卽欲安其簞瓢陋巷桑樞蓬戶之常且不可得又或以治生無具遂能卽俎豆化干戈詩書靖戎馬更戛戛乎其難矣潯郡向建潯陽桂邑兩書院訓課生童官斯土者暨闔郡紳士各捐金置買田產招

佃批耕每歲由縣分夏冬兩季將穀石折價解府支給以爲多士膏火之資其事具載郡邑志乘法良意美誠盛舉也而潯陽文風賴茲不墜旣自近歲邊警浸劇武備日張當事者急其所急勢有不暇兼營故道光庚戌以後其膏火田業日就短缺洎乙卯之變潯垣失陷其田遂半爲奸佃隱匿又或居民佔據租穀因以俱乏幾於蕩亡毛存辛酉秋天兵南下克復潯垣當戎馬倥偬之際前署太守覃公遠雖投戈講藝慨然以興復書院爲己任每月取列生童肄業課文然當艱難甫定雖亦時給獎銀而膏火額數什不獲五越三年余自容邑移權桂篆按照前章每月課士計其膏火資息甚屬寥寥

寥心實恥之於軍書旁午之暇細詢邑紳乃知其田產穀石欺隱侵佔爲數甚鉅爰派眞實公正紳士張世珍蔡長年黃炳筠等各詣社坡水柳蒙墟折嶺等處認真查核余親抵該處集佃於庭以理論之以法律隨之令各佃將田坵點清並丈量繪圖而襄事諸紳雖經嚴風積雪亦不辭瘁而後其田之隱者顯虧者完而四邑俊秀幸誦習之有賴將盡解弓劍而談詩書庸知中陵菁莪不藉盈尺之脂膏愈增蕃茂滿門桃李不緣十分之潤澤倍見生成耶然書院向有齋舍已遭兵燹方欲於 黌宮竣事後重謀修葺不意卸篆在邇未克終舉是又在後之蒞斯土與邑中好義者矣茲查復田租時

際多故恐有遺失將述顛末而勒於石因弁數言於左

桂邑書院記略

即思靈書院在縣學左乾隆三十八年建

陸燦

邑署後舊有義學而學舍褊淺潯陽書院興肄業生童咸起而歸之義學者日漸傾頽久而蕪沒盧君宰是邑慨然有創建之志于縣學左得地前廣十五丈三尺後廣九丈五尺左長十五丈五尺右長二十六丈五尺倡捐廉俸二百兩而衆紳士之聞風興起者亦復踴躍爭輸無少後癸巳春余來守是邦稔知其事心竊嘉之喜文教之日興而愧盛舉之未能稍助一腋也爰捐百金是年秋八月工遂竣落成之時門堂寢室煥然一新中設講亭傍列兩廊學舍凡諸井竈罔不具

備綜計二十六楹繚以周垣而文閣峙其西南奎光映帶蔚爲巨觀爰卜吉崇祀周程三夫子于其寢以爲後學模楷懸以扁額顏之曰桂邑書院蓋自飭工庀材其費計千九百金有奇矣夫修廢舉墜有司之責盧君創是舉本不以爲名顧毅然以培養人材自任可謂賢矣襄其事者前任揭陽知縣劉君業勤舉人陳君良士劉君光美貢士劉君業仁生員潘宗海李奕貢生高進李萬祥云

舊名桂邑以二字
俚故改從山名